

仲宣樓記

王世貞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自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詞甚辨而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參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爲江陵而盛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爲當陽其所稱陶墓昭邱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道藏輯要

天下名山記  
湖廣仲宣王

奎

軫集三  
X三川

又云濟州平陰東陶公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墓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都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邱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阻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爲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詞稍遠而於理爲近也夫襄陽之必爲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爲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詞之媿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怪當仲宣時天下半糜躡于戈戟其可借而托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愴

之極自謂其身莊舄而心鍾儀若有羨於求羣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阡而荆社之不木歟迨其一說琮而歸操甘爲其用事之椽而內艷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於詞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爲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旣以語紹稷而會襄國王有所拓飾於樓使使來請記今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爲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奉爲謹亦甯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於宗袞哉予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游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衍衍卽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登高能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道藏輯要

天下名山記  
湖廣仲宣王

齋

軫集三二  
川七一